

在这部回忆录里，
一位著名的评弹艺人
将向我们讲述他的艺术、他的人生
和他身处的那个时代。

别梦依稀

——
我的评弹生涯

唐耿良 著
唐力行 整理

别梦依稀

——我的评弹生涯

唐耿良 著 唐力行 整理

商务印书馆

200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别梦依稀:我的评弹生涯/唐耿良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ISBN 978-7-100-05806-3

I. 别… II. 唐… III. 唐耿良-自传 IV. K82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393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别 梦 依 稀

——我的评弹生涯

唐耿良 著 唐力行 整理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5806-3

2008年10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08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4 1/4 插页 1

定价: 30.00 元

目 次

一、引子:多伦多大学讲课引起了我的回忆	1
二、穷而求达:我的家庭让我学说书	4
三、仰之弥高:老师手把手教我学说书	11
四、初涉书坛:从小码头走向大码头	17
五、饥寒交迫:逃难山村,说书求生	24
六、艺无止境:村野寻师,补习书艺	29
七、忍辱求生:铁蹄下说书的磨难	32
八、喜结良缘:江南古镇黎里的牵手之行	35
九、我的奋斗:从码头响档到上海响档	38
十、挺进上海:初做上海先生的甘苦	42
十一、“描王”之死:毒品对说书人的戕害	46
十二、生于乱世:我所经历的三次改朝换代	51
十三、跟上时代:解放说新书	55
十四、香港淘金:留下挨整的无穷隐患	60
十五、适者生存:说新书得奖后的苦恼	65
十六、诚惶诚恐:自斩传统书尾巴	70
十七、追求进步:为捐献飞机大炮义演	74
十八、参加革命:十八艺人组建人民评弹工作团	78
十九、建团伊始:难忘的治淮生活	81

二十、走出国门：在朝鲜战地说书	92
二十一、贴近时代：《黄继光》、《王崇伦》的轰动效应	98
二十二、奉命创作：《钢水沸腾》、《破天荒》的夭折	102
二十三、推陈出新：整旧中的几件往事	107
二十四、传统菁华：从挖折子书到半部《三国》的命运	112
二十五、艺术盛会：1962 年香港演出琐记	115
二十六、“左”风盛起：大写十三年与第二次“斩尾巴”	127
二十七、北上大庆：创作《王铁人的故事》	130
二十八、山雨欲来：“文革”的前奏	135
二十九、西去大寨：编写《大寨人的故事》	139
三十、与时俱进：我成了写作现代评话的专业户	145
三十一、黑云压城：走下书坛，押上批斗台	151
三十二、家破人亡：爱妻饮恨而去	156
三十三、忍辱负重：郭彬卿给我的教训	164
三十四、逐步升级：从关牛棚到隔离审查	168
三十五、请君入瓮：莫须有的香港特务案	173
三十六、还我清白：从被逼认罪到决心翻案	179
三十七、艰难度日：到奉贤干校去劳动	184
三十八、劫后余生：撤销审查，宣告解放	191
三十九、战战兢兢：评法批儒与魏蜀吴三家斗法	195
四十、痴心不改：要想说书，难！难！难！	197
四十一、一吐块垒：书坛怒斥江青	202
四十二、解除困惑：关于曹操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辨正	207
四十三、存亡继绝：一百回《三国》的电台录音	212
四十四、故国神游：折戟沉沙认先朝	219

四十五、薪火相传：六老艺人苏州评校授艺	229
四十六、厚积薄发：《三国群英会》的出版	253
四十七、古为今用：三国用人之道	268
四十八、炉火纯青：陈云老首长对我的鼓励	276
四十九、《星期书会》：天波巧载吴依语，送入千家万户中	281
五十、积劳成疾：染上了说书人的职业病	286
五十一、退隐桃源：找到了理想的退休居所	290
五十二、旅加掇趣：问路、购物、学语言和旅游	294
五十三、桑梓情深：初次探亲访友之旅	298
五十四、教堂说书：给加拿大人讲苏州评话	305
五十五、多大讲学：在海外弘扬评弹艺术	311
五十六、再展雄风：获得了重登书台的信心	315
五十七、服务侨胞：实现了在定居地说书的愿望	319
五十八、寻梦苏州：剪不断理还乱的家乡情	324
五十九、病中录像：为伊消得人憔悴	331
六十、再结良缘：萧萧两鬓入洞房	335
六十一、情重如山：我的朋友情、兄弟情	340
六十二、名家展演：去中南海说书	345
六十三、夫唱妻随：到美国纽约开码头	349
六十四、逃过一劫：逢凶化吉，后福无穷	353
六十五、海外知音：记白素贞教授	357
六十六、美国录像：评弹就是我的生命	361
后记	367
附录	373
故旧八忆	374

一忆潘伯英:忘年之交,亦师亦友	375
二忆蒋月泉:月泉吾兄,弹词之冠	379
三忆杨仁麟:绝艺传杨调,成名著蛇王	390
四忆朱慧珍:德艺双馨,可敬可亲	393
五忆杨振雄:一身书卷气的弹词艺术家	398
六忆吴子安:《隋唐》泰斗,活程咬金	405
七忆徐丽仙:用生命歌唱的弹词音乐家	409
八忆王伯伯:评弹团的一位编外老艺人	414
演出作品之一:三国用人之道	417
作者年谱	435
整理者的话:逝者如斯	441

一、引子：多伦多大学讲课 引起了我的回忆

Peter(彼得)的中文名字叫罗爱儒,是我新认识的加拿大朋友,他在多伦多大学东亚学系任教,主讲中国戏剧史,讲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一次我们在宴会上相聚,他问我:能否请你到我们学校来,给我的学生讲讲评弹艺术的特点。我想,我在上海时曾到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学校讲授过评弹艺术,现在能够在加拿大的高等学府弘扬国粹,这个机会是不应该放弃的,便欣然接受了邀请。

回家后我跟罗教授通电话,了解我讲课对象的情况。罗说学生中有加拿大人、美国人、英国人、荷兰人、日本人、韩国人,还有中国香港和台湾人。我一听有这么多国家和地区的学生,他们的文化背景不同,而且都没有接触过评弹,不禁担心他们是否有兴趣听课。如果他们听得索然无味,给我一个“礼貌的冷漠”,这尴尬的场面让我怎么下得了台?!我反复苦思这课该如何讲。此刻,我想起了老朋友、评话大响档张鸿声曾经讲过的话:“上台先放一只噱头,听众笑了,他们对你的感情距离拉近了,你下面说的书就容易被他们接受了。”对呀,我在讲课之前何不先给学生放一只噱头,引得他们发笑,讲课的内容就容易被他们接受了。放什么噱头呢?噱头要贴近时代,容易引起学生的共鸣。当时正值伊拉克侵吞科威特,联合国授权美国发兵进攻,海湾战争正酣,大家都在关注着战争的状况。我想,我的

噱头应该往这方面去引。于是,讲课一开始,我先介绍说:苏州评弹是苏州地方的一种民间艺术,它的表演是用苏州方言来表达的。苏州话的特点是柔软、糯,甚至有点“嗲”,听起来很舒服。中国有句俗语:宁可同苏州人相骂(吵架),也不跟宁波人答话。因为宁波人讲话直声直气太生硬了!苏州人即使是骂人,它的语调语气语音还是柔软动听的。正因为苏州话软糯悦耳,在文化大革命中竟成了一条罪状,“四人帮”中的江青说:“苏州评弹是靡靡之音,听了要死人的。”如果听了评弹要死人,那打仗就不用派军队,只要派苏州评弹去就好了。海湾战争不必调那么多军队,耗费那么多金钱,去找个苏州评弹艺人就足够了。你有飞毛腿导弹,我有苏州评弹,靡靡之音听死你。这怎么可能呢?江青完全是胡说八道。

我接着说,其实听了评弹不但不会死人,相反有益于身体健康。我有一个日本曲艺界的朋友叫冈本文弥,活到104岁的高龄。他生前十几次组团到中国旅游,每次到上海、苏州都要听评弹。有一年他到上海访问,已是96岁了。我接待他时悄悄问他:您年事已高,身体却如此健康,请教您有什么养生的秘诀?他回答说:秘诀是爱听评弹,多听评弹能延年益寿。所以,今天同学们听我介绍评弹,就能有病治病,无病强身,止咳化痰,安心养神,长命百岁,永葆青春。

由于罗教授英语水平高超,把我的噱头意趣翻译得恰到好处。学生们听得哄堂大笑,课堂里的气氛活跃了,我和同学们的距离缩短了。进入正题后,我尽量挑轻松的、生动有趣的例子加以说明,同学们不时相顾而笑。讲课结束时响起持久而热烈的掌声,获得了超过预料的效果。我如释重负,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不料罗教授说:讲课还没有结束,留二十分钟让同学们提问题,请你即席回答。我放松的神经骤然又紧张起来,我怕他们提一些敏

一、引子：多伦多大学讲课引起了我的回忆

感的问题不容易答复。这时学生们纷纷举手，有的问：你几岁接触评弹的？我说：6岁。他们又问6岁怎么听得懂历史故事？我说：我到书场去听书，因为书场有好吃的零食，先是为了嘴馋到书场里去，后来听懂了就慢慢发生兴趣，走上了学说书的道路。有人问：你是怎样学说书的，从学会说书到成名成家是一个怎样的过程？这一连串的问题讲三日三夜也讲不完，短短二十分钟哪里讲得完。我只能用最简单的语言，扼要回答他们。讲课结束，罗教授请我到餐馆吃夜饭，祝贺我讲课成功。当晚，睡到床上，精神特别亢奋，思潮滚滚，夜不能寐。回想起我的说书生涯，感慨万千，往事历历，涌上心头。我个人在那特殊时空的经历，或许就是我们这一代评弹艺人的缩影。把记忆变成文字，留给那些热爱评弹艺术的听众，留给我的亲人、朋友和后代，这是我的责任，也是退休后寓居海外的我力所能及的。

二、穷而求达：我的家庭 让我学说书

我为什么会走上说书人的道路？这与我的家庭环境是分不开的。

我的父亲唐阿泉是苏州河沿街小石灰桥旁一家茶馆“同安居”的小开。祖父母晚年得子，因此对我父亲十分溺爱，把他养得娇惯任性。有一天早晨，祖母叫茶馆堂倌去买一碗焖肉面给他吃，他见堂倌端面碗时一只大拇指浸在汤里，便嫌脏不肯吃，要另外再买点心。父亲长大了到了应该找工作去当学徒的年龄，祖父母担心他吃不了当学徒的苦，看到学说书比较自由，不用起早摸黑受老板和师父的欺侮，学成后当上响档，收入高，生活富裕，就决定让他去学说书。家里凑了一笔钱托人介绍拜弹词名家赵筱卿为师，赵给父亲起了个艺名唐月奎。奎字辈的同门师兄弟有杨斌奎、朱耀奎（后改名为朱耀祥）、杜文奎、程鸿奎等等。学说书伙食自理，一切零用开支都由自家承担，你只是跟着老师在书场听书。学会了，上台说书收入全归自己；学不会改行，拜师金不退回。我父亲由于经济上没有压力，学艺并不刻苦用功。学了三年满师上台，他在苏州一家小书场破口说书。他是“酒壶里的肉圆”，肚里明白，口子太小斟不出来。说了半个钟头碰巧有一句唱词忘记了，如果是有经验的说书人，可以临时编一句糊弄过去，我父亲因为第一次上台，没有经验，只是在三弦上连续弹

奏过门，尴尬着面孔进僵在台上。下面有个听客就骂开了：“牙钳也没有撬开，活现世，就想上台骗铜钲，下来吧！”我父亲受不了这个当众羞辱，就把手中的三弦掷向那个听众，跳下书台把那听众一把揪住，动手要打人。书场老板急忙过来劝架拉开。我父亲拎着这把掷坏了的三弦，悻悻然离开书场回家。他初次登台便受到挫折，从此再也没有勇气上台说书。这件事传到茶会上，被同道众引为笑柄，从此没有人叫他唐月奎，都称他“说书阿泉”，成了一位名为说书却不敢上台的艺人了。虽然他不能上台却仍眷恋着说书的行当，一有空就到茶会上吃茶，与很多说书艺人交了朋友。他没事时就到书场去听书，并且还把我带去，让我从小就受到说书艺术的熏陶。

不久，祖父母先后逝世，我父亲结束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同安居”茶馆因不善经营，盘卖给别人。他面对着家里的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不得不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打零工，做手艺，什么能赚钱就干什么。他把希望寄托在三个孩子身上，把我们拉扯大，希望我们将来谋一个好的职业来重振家业。

我的母亲杨菊英，是一家染布作坊的三小姐，凭着媒妁之言，嫁给茶馆店小开，也算是门当户对了。我母亲没有读过书，大字不识，但她既勤劳又贤惠。嫁到唐家后不久，祖父母去世，父亲没有固定的职业和收入，家里常有断炊之忧，我母亲除操持家务之外，还要揽一点手工活挣一点钱补贴家用。她做的手工活叫做调丝，即把三根竹竿插在三块方砖中的洞眼里固定，把一绞丝套在竹竿上，另外一头是一个木框架中间穿一根细木棍，一只轴头套在木棍上，一头用绳子一拉，轴头转动，一绞丝上的一根丝通过钩子，三个指头捏住，拉动绳子转动轴头，把粘在丝线上的丝毛剥除，丝就绕在轴头上。母亲清晨起来、晚饭过后，一有空就坐下调丝。一个月下来可以挣两三元。

母亲虽然过着穷困的日子,但还是省吃俭用把我们三兄弟送进学校读书,她知道没有文化,孩子们不会有前途。不过,母亲为了我们也真是费尽了苦心。一天,父亲一清早就出门找活去了,没有一文钱留下来,母亲怎么料理这一日三餐呢?三个孩子中午放学回家吃什么呢?她拎着一只菜篮子,篮里放一只大碗,到桃花坞大街菜市里,见到卖青菜的摊子边上有切下的不少菜根丢在地上,作为垃圾处理掉。我母亲把这些菜根拣在篮里说是回家“喂鸡”。又到卖咸菜的摊子向菜贩讨了一碗雪里红咸菜卤。回家把菜根洗净后放些盐、滴几滴菜油,放在饭锅里蒸一蒸,咸菜卤里放一些面粉,调成糰糊蒸熟。我们中午回家吃饭,感觉这菜根的芯子甜津津酥漫漫很好吃,咸菜卤调的面粉糊也很鲜。我们哪里知道这是母亲熬尽心血不花一个铜板为我们准备的可口饭菜。

有时我夜里放学回家,母亲给我一只篮子和一把旧剪刀,让我到平门城脚下草地里去挑野菜,草地里有金花菜、马兰头、荠菜、野苋菜等,可以挑回家煮着吃。有时在野地里我还拔到一些毛茅榛,剥掉了外壳吃里面的茅榛;有时卷起裤管到荷花池里去,在石驳岸上摸螺蛳,这些都是有趣的童年往事。螺蛳摸回家养一天,母亲就用酱油炒螺蛳,全家算是开了荤。有时母亲买一块猪油回家熬了油,油渣蘸盐当菜吃,还舀一调羹猪油给我们拌饭吃,算是加了油水。我们吃得嘴唇油光光,心里挺高兴。我们虽然过着贫穷的日子,但是在母亲的精心呵护下,日子过得却还算安定,家里洋溢着温馨的气氛。

我在小学里读书很用功,初级小学四年级毕业时还考了第三名。初小升高小,我报考谢衙前的善耕高级小学。五年级只招六个名额,我考得了第二名。我父亲得知后十分高兴,哼起了《珍珠塔》里一句唱词:“你小小的功名我大大的喜。”母亲也特意为我做了一双新的

布鞋，让我穿了到学堂去。

母亲希望我读书用功，将来谋一个好的职业，可以有稳定的生活。她不赞成我去学说书，因为父亲学说书学得一场无结果，还浪费一笔拜师金和三年时间，没有学得一技之长，也没有固定的职业。而我呢，却喜欢听书，每次从善耕小学放学回家路过都亭桥德仙楼书场，总要溜进去听半个钟头白书，然后再回家。

母亲因为操劳过度，营养不良，缺乏休息，突然脑溢血倒下，父亲心急如焚，跑去请著名中医李畴人出诊，他开了名贵中药羚羊角粉等，可是药石无效。父亲又去请来一个巫婆，点了香烛。巫婆说是母亲在西北方撞上野鬼，于是我去买了猪头肉、大饼放在藤扁里，跑到西北边荒凉的坟堆里送羹饭，我拔高了喉咙喊着：“姆——妈——转来吧”，我大哥遥遥答应：“噯——转来。”岂知神鬼无灵，一切方法无效，母亲已处于弥留状态，眼睛赤红，面孔升火，嘴唇焦裂。父亲带着我们三兄弟立在床前，问她可有什么话交代？母亲那时已不能说话了，她神智仍清醒，看着我们四个人，眼角流出了眼泪，我们也泪流满面。泪水就是她无言的遗嘱，似乎在嘱咐父亲，要带好这三个没娘的孩子。泪水流干，母亲咽气撒手西归。当时，我哭得喉咙都哑了。我经受了人生最大的不幸——幼年丧母，再也得不到母爱的呵护了，而那时我才10岁！

母亲去世后，因为家里穷，我们没钱买棺成殓，还是靠外婆死后，分给母亲的位于双荷花池一号的一所70平方的房子。前些年祖母死时押了50元料理丧事，这一次再去要求押主增加50元押款料理后事。

不久，善耕小学通知学生家长，要交6元给学生做一套校服，父亲哪里拿得出6元钱呢？在课堂里，同学们都是一色新校服，只有我

穿着破旧的衣服，像“鸡立鹤群”那样寒酸，这使我在精神上深感压抑和难堪。不久我就病倒了，就此辍学在家。所以我的学历就是高小五年级肄业。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家里抽屉下面有一个小布包，解开来一看是雪白铮亮的三块银洋钿，原来这是母亲调丝挣下来的私房钱，是她预留为我学生意时添置东西的备用款。我看到银元就想起半夜醒来还听见母亲“角落落……”的调丝声。想到这三元钱中所蕴涵着的深沉的母爱，我不禁潸然泪下。

十几年后，我说书成名，可以过上小康生活了，不禁时时想起母亲逝世时才42岁。如果母亲还在，我可以让她过上宽裕的生活，然而，“子欲养而亲不在”，这是我最大的遗憾！

10岁那年，我先是丧母，后是失学，前途一片迷茫，我该怎么办呢？我下定决心，听书去。不过，听白书要被堂倌驱赶，正巧北新苑开书场，北新苑的王老板是父亲的朋友，他开书场要请说书先生，但又不熟悉人头，于是托父亲代为邀请艺人，有了这层交情我就可以进书场听书了。我听了不少评话长篇，等于先熟悉一下评话的形式。有时我看说书先生说完书先吃一客生煎馒头，然后揩一把面，拎了签子（说书和场方拆账所得的铜板称为签子）踱着方步走出书场。我看得非常眼红：说书人是多么惬意呀！我对父亲说：“让我去学说书吧。”父亲说：“我学说书连台都上不了，你去学能行吗？当初你母亲反对你去学说书，就是怕你和我一样学不出山。”我说：“你从前学说书因为家庭条件好，没有负担，所以学不好。我现在知道家里的困境，会用心去学的，学会了就可以赚钱养你呀。”父亲觉得很有道理，就下决心让我去学说书了。

但是要学说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拜先生要付一笔拜师金，当

时的行情是100块银元，打八折也要80元。请一席酒6元，师母的盘礼3元，介绍人荐送费2元。跟先生出码头的川资、饭金、早晨点心零用都得花钱。我家穷得连6元钱的校服费也出不起，哪里来那么大一笔钱呢？后来还是在房子上动脑筋，要求押主再增加100元。每月利息就要付4元，押主不相信父亲能按时付息，还请酒店老板担保了才同意。

拜师金有了眉目，去拜谁呢？学什么书？这又是个大问题。因为说书的响档，有的吸鸦片，有的爱赌博，有的生活放荡，如果拜了一个有坏习惯的老师，那么，近墨者黑，沾染了恶习可不是一件小事情。父亲去和老朋友潘莲艇商量，潘说：“学评话，学《三国》。这部书有骨子。《三国》的响档有两个，一是黄兆麟，角色好，气魄大；一是唐再良，说功好，娓娓动听。黄兆麟在上海说书，你儿子到上海去学说书，开销大，你也负担不起。唐再良正好最近在码头上说书，出码头，开销省，正合适。唐再良的儿子唐竹坪和我拼双档，有这层关系我去做荐送，他会给我面子的。”潘问我父亲手里有多少钱，父亲说：“押房子有100元，赎了十几元当头，给他兄弟俩（指大哥与我）学生意做些替换衣服及被头铺盖用掉40多元，现在还剩50多元。”潘莲艇一听眉头紧皱，拜先生就要100元，至少80元，还要给师母送礼吃拜师酒，荐送费用，出码头的盘缠，吃饭、零用这都不能少，这些钱怎么够？我父亲对潘连声说道：“老弟托你帮帮忙吧，我实在没有钱了。”潘勉强答应：“去试试看吧，下午给你回音。”当时我非常担忧，不知道老师肯不肯收我这个穷学生？下午潘莲艇到我家来了，说唐再良答应收我这个徒弟，拜师金只收40元而且先付20元，还有20元等我学会说书赚了钱再补交，这叫树上开花。师母的一笔盘礼免了，拜师酒也取消，荐送费两元也免了。这样，多下的钱可以用做跟师出门

盘缠及饭钱零用。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感动,先生师母体谅我家庭的贫寒,减免了许多费用,让我得到了学艺的机会。真是难得的好老师啊!

次日上午,潘莲艇引领我们父子俩到梵门桥弄老师的寓所,点了香烛,我在红毡毯上叩了四个头呈上帖子,腼腆地叫了“先生,师母”。老师把我扶起后,叫我去买一部《三国演义》小说,9月13日上午9点半在火车站碰头,一道到昆山去跟师听书。师母又叮嘱我,她要回上海家里去,要我好好服侍老师。我连连点头答应。接着我和父亲到旧书店里花7角钱买了一部《三国演义》,又到旧货摊上花8个铜板买了一块红木的醒木。9月13日上午,父亲扛着铺盖卷,我提着藤皮手提箱,步行到火车站和老师碰头,跟着老师登车去昆山,开始了我的学徒生活。